

## 诗抒胸臆

## 游

■冯如

雁荡三折瀑独步  
避暑访山中，  
山中亦炽风。  
崇岩长映日，  
野约尽摇蓬。  
可爱天阶碧，  
杳然人迹空。  
邀凉云作伴，  
涌雪蔚穹穹。

## 游灵岩因石刻得遇古寺

青峰脚下坪千尺，  
轩敞檐飞踞壑阴。  
流水轻弹一山绿，  
晴光细读百岩心。  
欲参高妙疏风雨，  
曾坐清凉忘昔今。  
古寺幽然新殿后，  
不愁过旅不相寻。

## 重游金华

婺站重来风采俊，  
雕楹朱漆簇宏檐。  
望云还似春雪净，  
掬水依然冰露甜。  
瘴隔三年庄梦绕，  
柳迎一驾鹿鸣添。  
故人劝我长栖住，  
我慕青山满绣帘。

## 丽水瓯江

牧歌一曲漫村头，  
山有静姝云被柔。  
水不扬波舟不系，  
悠悠忘世照清流。

## 枸杞岛

海上仙山神往之，  
瑶光点点挂帆时。  
深蓝欲洗尘衣净，  
疏影但随云翼垂。  
搏浪鱼龙谁不朽，  
沉沙情志莫能移。  
今朝趁此风盈袖，  
驶向沧溟采九芝。

## 奉贤马场

离离春草曳奔雷，  
一片彤云卷地来。  
身在太平清梦里，  
长怀热血奋蹄催。



“杨鞭只共鸟争飞” ■王子亮

## 意犹未尽

## 灿灿牵牛花

■钱坤忠文

早晨，我推着电瓶车，在大楼门前的坡道，看到长满墙角的牵牛花向我点头，甚至想与我握手。

这些牵牛花修长绸缪，见土就活，随遇而安，不锈钢栏杆之内尽是藤藤蔓蔓，青枝绿叶，沾着晨露，娇艳欲滴，其间的紫色花朵，精神饱满，随风摇曳。

在小区周围铁篱笆上也都有它们的倩影。没有牡丹雍容华贵，没有玫瑰窈窕香艳，在精心栽培的公园和绿地，难见它们的踪迹。

在我们家乡却常见，我们称它们为喇叭花。无论田间阡陌，还是房前屋后，它们自开自落，与生俱来接地气。

小时候曾用破脸盆装些土，种过牵牛花，放在墙边慢慢就会顺着竹篱笆往上爬，枝叶青嫩温柔，紫色的喇叭花迎着太阳，陪我走过少年时光。

牵牛花花期很长，可以从初春开到深秋，但每朵花的寿命很短，短到只有早晨，没有黄昏。那种扑朔迷离的蓝和绚丽灿烂的紫，坚韧顽强。

叶圣陶先生曾写过《牵牛花》一文，赞扬了牵牛花顽强的生命力。历代文人也留下了许多赞美牵牛花的诗词，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口齿噙香。宋代陈宗远的《牵牛花》这首诗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牵牛花开的美景：“绿蔓如藤不用栽，淡青花绕竹篱开。披衣向晓还堪爱，忽见蜻蜓带露来。”陆游在《浣花女》诗中，用“青裙竹笥何所嗟，插髻烨烨牵牛花”赞美牵牛花的美丽娇柔。“薰风篱落间，蔓出甚绸缪”是明代吴宽描述牵牛花的诗句，春风轻轻吹拂篱笆间，牵牛花温柔缠绵。

从春日到秋天，它那缠绕的藤蔓、翠绿的叶子和紫色的花朵，默默地生长，淡淡地开花，刹那芳华，明媚了时光。

## 文苑投稿邮箱：
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## 世相百态

## 自在茶

■陈茂生文

喝茶，是每天的要事。

早上起床，烧水备茶，看沸水一泻而下，茶叶上下飞舞，此时应有很多感慨，但俗人如我，只觉得有茶的一天开始了。

忘了具体啥时有了喝茶习惯，但一定是进厂不久的那段时间。车间门口有个保温桶，热水管够，老师傅兼“老茶客”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泡茶，沿杯壁吹茶末浅泯一口，看看几个小青年准备工作差不多了，嘟囔几句开始“做生活”。

曾暗羨这种“派头”多年。而为茶叶而喜而恼，是喝茶人专有的困惑。厂里老茶客总在茶叶优劣上暗比高下，好茶叶自然汤色清澈、口感浓郁，别人看了舒服，自己口中回甘，也常常语重心长地“教导”我们：茶叶，是面子也是里子。

工厂茶客其实很是讲究。工余时常听到“茶经”顺口溜：“一杯倒二杯享福，三杯荡荡‘杯屁股’”，意思刚泡的茶水有脏东西，所以倒掉；第二泡茶叶味道尽显，精华全出，必须浅酌，一口暖胃二口暖身三口“夫复何求”；第三杯“涮涮”杯子，意思意思得了，很有见地，话糙理不糙。

年少不懂世故，得知工友李士贵父亲在杭州工作，开口便是“帮我弄一点龙井茶”。很快，包裹仔细的两袋茶叶交到了手上。钱，一定是给的，给多少却想不起来了。

高高兴兴拿回家，周日早上打开，片片扁平、幽香氤氲，一抓两把放在玻璃瓶里，开水一泡就是满满一瓶茶叶，茶味醇苦。父亲看了脱口而出两个字“作孽”，后面再跟三个字“太浪费”。

才知彼时杭州市民喝茶要凭票，也有了暴殄天物的内疚。如今天各一方，很难联系上李士贵了，那时年轻不知其中不易，他若推辞不办也完全有理由，因此尤其记得当年他有点漫不经心又无

声无息张罗的模样。

以后乘出差机会，溜弯上了黄山。有熟人指点，到门面简陋如菜市场“太平茶叶集贸市场”，装满了一书包“产地价”茶叶，价格应该不贵，否则下不去手。到火车上忍不住打开拉链，车厢里立刻飘逸一阵茶香，乘客目光齐刷刷聚焦而来，“黄山茶好香哦”。

回家后抖抖鞣鞣给同事领导送了几份，算是挣了点面子，看看剩下的嘟囔着“多乎哉？不多也”，里子不多了。

再以后与一群同龄人抢登九华山，山顶有一位老农售卖自家茶叶，看外观实在貌不惊人，只因价格便宜便多少背了点下山。回家一泡，口中芬芳甘冽，沁入心脾，懊恼地大呼“可惜可惜”，买得实在太少，只能独享面子、里子了。

由此更知道面子与里子的辩证“关系”可以适用各方各面。烟雨江南，绿茶天下。同样的茶，有人觉得清欢怡人，就有人觉得寡淡无味，喜欢与否，自在随缘。

## 杨浦记忆

## 路灯下的“螺蛳宴”

■周彭庚文

“路灯斜照影儿长，手撮螺蛳散站圈，指捏口嚼味溜响，空壳聚积似丘山。”50年前，“两万户”门前举办“螺蛳宴”的情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那年，陪同妻子回沪探亲，盛夏酷暑，鱼虾等鲜活物品带不得，只带了一大蒲包的螺蛳。肩扛手提，乘车坐船，清晨4点出发，颠颠簸簸，直到晚8点才到达位于控江路的控江二村。

家门前的空地和路上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坐满乘凉的人。

看着大包的螺蛳，有人惊呼：“这么大的螺蛳呀，‘离水鲜’多好吃呀！”

丈母娘挺爽气：“好啊，大家动手，丰衣足食。”话音刚落，就有人从家里拿来“老虎钳”——都是工人家庭，哪个不是多面手？基本工具总是必备的。

这边咯吱咯吱剪，那边哗啦啦洗，灶披间里五只煤气灶“吡吡吡”喷火舌，锅铲相撞啪啪响，螺蛳在锅里咕

咕，做出似忍不住要吐出来的样子。

他的话大体是可信的——5家人同在一个灶披间，彼此煎炸蒸煮炒的技术和口味，自然都熟悉，且常常饭菜互通有无、互尝味道，有首儿歌就唱道：“我家控江二村住，和和美两万户，张家饭菜李家煮，香香甜甜饱我肚。”

哪知这次却翻了车，一个正端着盛满螺蛳盆子来的阿姨笑起来：“哈哈！你正好说反了，‘嘴包灵’今天不灵了！”“是吗？好马失足了！”引来一片笑声。

忙着招呼邻居的妻子，向我飘来一个得意的眼神。我知道她的意思。在商量带什么礼物时，妻子主张带点天热不会坏的“螺蛳”，我嫌弃它“几分钱一斤”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
其实，螺蛳历来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美食。有诗赞曰：“三月青螺几片姜，添葱爆炒溢油香。且听唇齿嚼声响，便啖时鲜入酒肠。”螺蛳不仅是春天的“时鲜”，一年四季都是鲜美的，在老家圩田地区赞其“味美堪比虾蟹蟹，名列八鲜江边珍”，它如此受欢迎，也难怪妻子得意了。

“哎哟，我妈中班快回来了，我得给她留一碗。”“你吃你的吧。我都留好啦！”正在忙进忙出的丈母娘接口

说：“明天还有吗？我明天再来吃。”一个嗝声嗝气的声音。“这小家伙‘吃着碗里的，还望着锅里的’，野心不小啊！”褒贬夹杂的话，又引来一阵笑声。

“无酒无茶一道菜，或站或坐挺自在，亦宾亦主自招待，有说有笑真和谐。”路灯下的盛宴，是“两万户”经常上演的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，只是每次的“主角”有所不同而已。看着眼前的热烈场景，我想起了妻子、丈母娘和邻居们对我讲述过的点点滴滴。

建国之初，百废待兴，国家花费巨资，兴建“工人新村”，“控江二村”是其中之一。许多“上无片瓦、下难立锥”，一贫如洗，住在“滚地龙”里的工人，住进了“窗透阳光够明亮，门户进出直腰杆，床榻桌椅摆周全，厨卫共用真闹猛”的新房，虽不高大巍峨，却温暖人心。入住的，都是经过“推荐、评议、审核”的工人中的先进模范，丈母娘当时在“国棉九厂”上班，有幸成为其中一员。“国家关心我们，我们为国争光；劳动生产多贡献，家庭和睦作表率”成了没有写成文字的“两万户”居民的“共同守则”。

在这里，“真诚待人、和睦相处”“互助，包容”成了邻居们自觉执行的

行为准则，这样的风气，不仅第一代居民身体力行，二代、三代们耳濡目染，也在发扬光大。起初妻子和我议定带螺蛳，坚持要一大蒲包，是她早有办“螺蛳宴”的打算。

那次“螺蛳宴”后20年，控江二村拆迁，老邻居们都搬迁到了新开发的中原地区。临别时，大家依依不舍，又兴高采烈，房子越住越大，生活越来越好。

前不久，巧遇当年“明天还要吃”的“儿童团”，他也白发苍头了。谈起当年的“螺蛳宴”，他仍记忆犹新，感慨不已。“你知道吗？我那天藏了一碗，想给我的好朋友，谁知第二天全搜掉了，真可惜。”

“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想到朋友，心还不坏。我还知道你曾偷吃了一小碗‘麦糊’。”

“那你冤枉我了。那天放学回来，看到我桌上放着一小碗‘麦糊’，是我家的碗盛的，我以为是我妈留给我的呢。”

“那真误解你了。谁叫你是个‘淘气包’呢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五十年前的笑声，延续到了今天，爽朗，真诚。